



## 许许多多新朋友 王张应

暑假里,小媛同学上托班。托班在社区中心楼上。同在一栋楼,还有社区医院和悦读书屋。医院和书屋位置靠近,大门都在楼南面。小媛同学几次到社区医院种疫苗,她对楼南方位敏感。托班放学,我带她去悦读书屋。开始她不答应,总说她的顾虑:我不打疫苗。每遇这情况,我就向她保证,不会带你打疫苗,只带你去书屋看书。我这么说,她还是不放心。她说,书屋在医院边,我去书屋被医生看见,她们拉我去打疫苗怎么办?我不禁莞尔。对她说,放心吧,不交钱,医生不会给你打针。

去几次书屋,她才放心。书屋是书屋,医院是医院。去书屋看书,不会被医生拉去打针。

昨天放学,接到小媛同学,对她说,去社区书屋吧。小媛同学一上来也没答应,她说,我想回小区院子里,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。我说,你不能天天放学都在小区院子里,跟一帮小孩跑来跑去,该换一种玩法。何况,书屋里也有许多小朋友,你去书屋会交到更多新朋友。提起交新朋友,小媛同学就来兴趣了。这娃儿特别喜欢交朋友。好些次,我陪她在外面玩,找不到玩伴时,她就很失落地求助于我,爷爷,我想找个朋友一起玩。身边有小孩,比她大几岁,或比她小一两岁,我都鼓励她主动过去找人玩。四岁的小媛同学交友是有选择的,喜欢找比她大的哥哥姐姐们玩,不喜欢跟比她小很多的小屁孩玩。有时遇上比她小很多的小屁孩跟她后面喊姐姐,她直接逃离,不跟人家玩。过后,我悄悄问她为什么,她说小屁孩啥都不懂,玩不起劲。这似乎印证了一句古话,交友须胜己,似己不如无。

不过,这却是一个悖论。两年前,小媛同学还是小屁孩时,她找哥哥姐姐玩,哥哥姐姐也不搭理她。

社区悦读书屋空间挺大,是我最喜欢的阅读或休闲环境,当然也有许多少年喜欢这里。我每次来,发现都是满座。大部分是放学后或假期里的中小学生,在这里看书写作业。成年人来此,要么像我这样陪同小孩来,要么自个儿过来看书。

书屋最大功能区是儿童阅读厅,在书屋最里边,到达那里几乎要穿越所有功能区。我每次一进书屋门就提醒小媛同学,不要作声,许多哥哥姐姐在写作业呢。

儿童阅读区可不比其他区间那么安静。那是一个空旷的空间,里面只放了两张矮桌子和几把小椅子,预留了充足的儿童活动空间。西北方向加装了一些木制台阶,整体看去,这里更像一间阶梯式教室。小媛同学每次到门口都是跑步入场的。她很兴奋,里面有不少跟她一般大或大于她的孩子,希望交上好朋友。

昨天进场后,她直接跑到台阶最高层。我跟过去,在离她几米处找个台阶坐下看书。小媛同学走到西北角,找一个正在看书的姐姐。那可不是小姐姐,她在那个场合算是大姐姐了。她有十一二岁吧,该是小学五六年级学生。那位大姐姐正安安静静地看书,小媛同学走到大姐姐面前,不知对大姐姐说了什么,我见大姐姐朝小媛同学摇摇头。我猜小媛同学跟那大姐姐说的话是,姐姐,我们一起玩吧。这是小媛同学最常用的社交活动开头语。

小媛同学离开大姐姐,去找一个十来岁的大哥哥。那位大哥哥可不像大姐姐那么斯文,他在小媛同学面前一个跳跃便跃过三级台阶。我一看吓坏了,不能让小媛同学跟他这么玩。小媛同学不服输,别人能玩的项目她也玩。我赶紧过去阻拦小媛同学,没等我开口,她先说话,爷爷,哥哥姐姐都不跟我玩,我没朋友怎么办呀?我该告诉她来书屋的目的了。牵着小媛同学的手走到墙边书架前,叫小媛挑一本书。告诉她,在这里,书就是你最好的朋友,你将拥有许许多多新朋友。

真的?小媛同学睁大眼睛问。真的。我朝小媛同学点点头,抬手指着满墙的书说,它们都是你的好朋友,在等你去找它们呢。



## 凉床上的夏天

涂启智

我小时候,空调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,连电扇也不多见。蒲扇、凉席、凉床是夏天的标配。成年以后,结婚,女儿出生,有好几年,我们家仍然在凉床上度过炎热的夏天。那时,爱人在粮站上班。粮站迎街门面有一栋两层楼房。一楼为门市部,用于售卖粮油。二楼为职工住房,总共八间房,居住四户人家——女主人均为粮站职工,男主人职业各异。男主人分别是大国、道平、大伟和我。

那栋楼,楼顶是平台,上面未盖大屋脊。夏天,房间就像蒸笼一般,热得透不过气来,电扇开到最强档,也无济于事。三伏天,一夜到天亮难以回凉。好在太阳落山以后,楼顶天台清风习习,倒是天然纳凉处。晚上八点左右,我们四户人家不约而同将凉床搬到楼顶天台,喝茶、吃西瓜、聊天。夜深人静,就在那里,枕着星月酣然入梦。

大国开出租车,道平跑长途运输,大伟在铁路部门工作,我在学校教书。凉床上的夏天,拉近邻里感情,增进彼此友谊,今天想来依然倍感温馨。大国出租车生意惨淡。我们几个发挥各自优势,在同事或朋友圈中替他打广告。不久,附近铁路部门人员、镇上做生意的,还有我学校同事,不少人主动联系大国,租用他的出租车。大国喜上眉梢,我们亦颇有成就感。邻里关系更加融洽了。

道平开长途货车,一出门就是十天半月,日夜兼程,风雨无阻。他每次回家,也要休息十天半月,然后再次向远方出发。休息时,道平有两大爱好:钓鱼和打麻将。我也喜欢钓鱼,周末常与道平结伴而行。他有一台马力十足的摩托车,我跟随他,跑遍全镇一二十个村的荒山野堰。道平头脑灵活,“鬼点子”多,这从钓鱼可见一斑。那些别人去了无数次钓不到鱼的河道或是堰塘,他不仅能钓到鱼,而且满载而归。他用麻虾钓鲤鱼,用嫩玉米粒钓半斤重的鲫鱼,用猪肝钓黑鱼,屡屡奏效。他重感情讲义气,有好几次,他抛撒酒米蹲守很久的窝子有鱼进来,他都慷慨让位给我。“逮鱼摸虾,失误庄稼。”那些年,鱼没钓多少,但我与道平因此处成铁哥们儿,不失为无心插柳。有段时间,道平经常呼朋引伴上门打麻将,一打就是半夜甚至通宵。我住在他们隔壁,就能清晰听见“哗啦啦”声。道平女儿婉婉刚上初中,天资聪颖。麻将声声让我很是为这孩子担心。我向道平谈了我的想法。道平似有触动,当即表态,今后少打麻将,要打也不能在家里。果真,他们家再无麻将声。婉婉一路高歌猛进,顺利考上西安某重点高校。

大伟在铁路上班,工作地点飘忽不定,一般周末才能回家。他岳母张阿姨跟他们一起生活。张阿姨体型较胖,更是怕热。张阿姨热心快肠,在楼顶乘凉,时不时跟大家搭话。平日,我们这几家大小有个事情,她总是主动上门帮忙。我老婆临产那天凌晨,我紧张地去敲大伟家门,张阿姨闻讯,快马加鞭骑上三轮车出门,很快请来接生婆。

时光荏苒,凉床上的夏天渐行渐远。如今,我已远离故土外出闯荡整二十年。都市邻里之间,很少来往,让我更加怀念从前邻里串门亲密无间的日子。尤其在楼顶天台消夏,四户人家一字排开,幕天席地,沐浴清风明月,听闻山雀鸣叫,恍惚间沉沉睡去的场景,实乃今生难以复制的美好。

## 从电影院到影城 汤云明

县城能容纳上千人的老电影院即将被拆除。它收藏着我不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,那时,5分钱一张的学生票,1角5分一张的成人票,是小城居民文化生活的寄托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放映香港功夫片《少林寺》《白发魔女》《木棉袈裟》时,一票难求,每天10多小时连续放映。那时,电影院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文化生活和娱乐项目,它和百货大楼一样,绝对是每个地方的标志性建筑和地标,没有人不知道这两个地方。

这个正在拆除的电影院,至少是这座小城的第二代电影院了,至于第一代电影院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,只听说还是现在的地点,只是要比现在这个小一些,连房顶都是瓦片的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,拆除后建成砖墙、水泥顶的电影院,这个电影院有正厅和楼厅,可以容纳1000多人同时看电影。

在最红火的年代,小县城就有这样规格的电影院两座,一座是县级的,一座是镇级的,宽敞、高大的电影院,也是年轻人约会和谈情说爱的地方,没有哪个人在恋爱时没有一起去看过几场电影。当时,电影院还承担着开大会和大型文艺演出场所的角色,所以一些地方也叫影剧院。

有一次,街坊的一个比我大多岁的高中生跟母亲说带我去看电影,母亲也同意了,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,他却说有事要去别的地方,让我一个人自己回家。其实他只是在玩恶作剧,悄悄地跑到我前面,在一处没有人和灯火的小巷子里突然窜出来嘎嘎地乱叫,当时,我只是二三年级的学生,在这样的黑夜里,也被吓得怪叫,几乎吓出病来。过后,母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吓我,他却说一直在我附近,只是想考验一下我的胆子大不大。

还有一次,一家人看完电影出来,三嬢说背我回家,她就蹲在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等我。因为还有个弟弟比我小两岁,平时母亲多数背弟弟,我很少得背。于是一高兴,猛地跃身扑到她背上,一下子就失去平衡,两个人一起滚了七八级的台阶,好在都没有受伤,过后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。

读书时代,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学生看几场电影,一般都是安排在下午放学以后,学生专场不占用电影院的黄金时间,又因为都是需要照顾的学生,所以收费比较低。这些电影成为了我们童年时的美好记忆之一。到了我的女儿这一代,已经没有了这种大型的电影院,学校也就没有再组织学生看过电影,一般都是学校推荐适合的影片,叫家长带着孩子自己去影城看。

小城电影院一直使用到21世纪初才停了下来,一空闲就是20年,直到现在才被拆除。现在,旧时代的大型电影院格局被化整为零,改成了影城。影城有专门的休息区,还同时售卖玉米花、奶茶、咖啡等小食品,增添了看电影的休闲性和娱乐性。他们从白天到夜晚轮流放映不同的电影,即使一场电影只有几个人购票,也照放不误,从这点看,几十元一张的标价好像也不算贵了。

在被拆除前,我还特意照了几张老电影院的照片。我想记住一座老电影院的故事和荣光,记住一段国家历史,记住童年岁月。